七日談（澳門篇）

「澳門學」的實踐意義

吳志良

澳門學，作為一門以澳門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其價值不僅在於構建一套解釋澳門歷史與現實的學術體系，構建自身的本土知識體系，更在於它能夠從書齋走向社會，轉化為推動澳門進步、服務國家戰略的實踐力量，探索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理論、制度和道路。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尤其是「5·17」重要講話和《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發布以來，澳門學在實踐層面展現出日益強大的生命力。它以澳門特區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為依託，在學科建設、智庫服務、文化傳承與國際對話等多個維度，為澳門的「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知識支援。

澳門學的實踐意義，首先體現為其對澳門特區科學決策的智力支撐。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其社會發展高度依賴精準的政策判斷。澳門學並非懸浮於空中的純理論建構，而是以其特有的現實關懷，深深扎根於本土治理實踐的知識體系。以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為代表的高校研究力量，以及澳門學者同盟、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經濟學會等新型智庫，正是澳門學從理論走向實踐的重要載體。它們通過定期發布宏觀經濟預測、施政滿意度調查、經濟景氣指數等重要指標，針對納入國家治理體制、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等重大議題舉辦研討會、開展課題研究，將學術成果轉化為高質量的政策建議。這種「學術—智庫—決策」的良性互動，使得澳門學不再是學者的自說自話，而成為了特區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外腦」與「智庫」，有效回應了社會發展所需，提升了公共政策的科學性與前瞻性。

其次，澳門學的實踐價值，突出表現為對澳門在地文化資源的深度挖掘與傳承創新。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脈，也是「一國兩制」下澳門保持獨特性的重要基礎。澳門學高度重視對在地歷史文化的系統整理與研究。在澳門基金會的長期推動、組織和支持下，《澳門百科全書》《澳門編年史》《澳門史新編》大型文史網「澳門記憶」平台上線，《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澳門卷》的編纂工作穩步推進，其中《中國戲曲志·澳門卷》《中國曲藝志·澳門卷》等成果相繼問世，為牢牢掌握歷史話語權並在中國歷史的大框架下完成澳門歷史敘事的建構以及澳門民間藝術的保護與傳承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與此同時，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遊大學等高校開設的文化遺產與人類學、文化遺產管理等博士課程與研究方向，將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文化保育緊密結合。這種「研究—教育—保護」三位一體的實踐模式，不僅提升了澳門文化遺產研究的水平，更通過口述歷史採訪、公眾講座、媒體專欄等形式，將學術成果向社會大眾普及，有效增強了澳門居民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澳門學在此過程中，完成了從「發現澳門」到「建設澳門」的華麗轉身，成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生動實踐。

再次，澳門學的實踐意義，還體現為其在凝聚社會共識、築牢「一國兩制」事業政治基礎的獨特作用。「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離不開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與愛國力量的團結協作。澳門學者同盟等學術團體，近年來積極推動從「學術共同體」向「學術、智庫及輿論服務平台」的戰略轉型。它們聚焦「愛國者治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等重大課題，及時組織研討、撰寫解讀文章，傳達中央文件精神，有效促進了社會共識的凝聚，增強了市民的家國情懷，直接助力於特別行政區共同價值的構建。澳門學所構建的在地知識體系，以其科學性、系統性和貼近現實的解釋力，為社會各界理解「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支持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與事實依據。

最後，澳門學的實踐影響力，已經跨越澳門，走向世界。依託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優勢，澳門學在國際對話與區域合作中發揮着獨特作用。澳門基金會、澳門科技大學等機構聯合舉辦的「中國—葡語國家文明互鑒論壇」，吸引了來自內地、澳門特區及葡語國家的數百名學者參會，圍繞「以澳門為平台的多元文化交流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展開深入研討。澳門旅遊大學依託聯合國世旅組織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的平台，將澳門在文化遺產管理、旅遊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融入面向葡語國家及發展中經濟體的培訓課程之中。這些實踐表明，澳門學不僅能夠「引進來」，更能「走出去」。它以其深厚的文化共融底蘊和豐富的制度實踐經驗，正在成為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講述中國故事澳門篇章的重要窗口。

從學科建設的穩步推進，到智庫服務的持續深化；從文化傳承的自覺擔當，到國際對話的積極拓展，澳門學在過去四十年間，以其堅實的實踐成果，證明了其作為一門「有用之學」的強大生命力。展望未來，推動澳門學從區域研究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應用，既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要求，也是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大作為的必然選擇。唯有將學術研究與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緊密結合，澳門學才能持續貢獻其獨特的思想與智慧力量，在服務澳門、貢獻國家的進程中，書寫更加精彩的實踐篇章。



◀澳門何東圖書館。 資料圖片

探秘平山湖大峽谷



繽紛華夏

王璟

甘肅張掖的平山湖大峽谷是河西走廊其中一段。河西走廊，距今二千一百多年，曾經是中國中原地區與西域各國往來要道。

初看這個峽谷名，我腦補它定左右或前後攜有大湖，但實際上它與「湖」根本沒半點關係，沒水，只有乾涸的溝谷和起伏的山丘，谷下滿目滄桑，谷上一片紅到天涯的粗糙浩瀚。《中國國家地理》稱「這裏集合了峽谷的險峻、丹霞的絢麗、雅丹的魔幻，是中國最像異星球的地方之一」。我倒覺得更像混沌初開時的地球本球，大自然駭然地打碎揉搓擰巴排序的專長正在進行時，極具物哀感。

谷上放眼望，全部為海拔一兩千米之間的暗紅土包石丘，點綴着簇簇飢渴的灰綠，延展百多平方公里，像密密的城堡城牆，以溝谷相隔，交互錯落。有幾個貌似什麼人、物立在城堡城牆上，陽光打在高高低低深深淺淺的山體溝壑間，被直射到的地方紅得炫目，被霧靄淡淡攏着的地方又夢幻恍惚，把立在山包石嶺上的幾個什麼人、物突出得很有故事性。

九龍匯海，大峽谷連綿的山脈秀出九座山頭，峰如龍首，脊如龍身，有高有矮有蜿蜒，傳說原本是海底龍王的九個兒子，立地成佛數千年後變成山，謂「九龍山」。峽谷西邊有座古堡狀山體，前立一人形石柱，身披鎧甲手握戰刀，面朝列陣的千軍和滾滾硝煙的戰場，背後是要誓死守護的家園，酷似西漢驃騎大將軍霍去病的身姿，尤其頭頂那縷盔纓，乃武將標配，謂「將軍石」。空曠的一段山脊上，並立兩座石峰，一高一低，相依相偎，億萬年風吹日曬風化剝蝕始終未能把它們分離，謂永恆的「情侶峰」。這兩座峰更有趣的還在於你走哪都在視線裏，隨着角度不同能引出很多話題。與旁邊連起來看，一隻龜探頭對向菩薩，「神龜問壽」；從背面看，一座似歡快小童在講痴話，另一座若爺爺邊聽邊作思考狀；再換個位置，稍高的那座峰像戴鴨舌帽的老伯，較矮的那座似包着頭巾的阿婆，「老兩口」默契望向遠方，無話，兩臉慈祥。還有醒獅、神蛙、獵豹、觀音等等，這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石頭搶去了谷上風頭，而谷下風頭則屬僅此可見的光和數不清的年輪。

平山湖峽谷是兩億年前的海底，地殼抬升加上漫長的鐵杵磨成針式的風蝕、水蝕、化學溶蝕，湖底變山嶺，再繼續剝離成「巷谷」，最終塑成能行人能走馬的谷下通道。因為通道是被直上直下切割，從底到頂如同樹木年輪，層疊着從寒武紀到新生代各個時期的岩層。也就是說，我們正走在一座斷代完整的「地質世紀博物館」裏，所看所觸所經過的每一粒砂石每一塊岩壁，都是億萬年間形成的地質變化沉積物，是地球演進的最初始密碼。

寬寬窄窄曲折幽遠的通道長六公里，陽光追着輾轉的道路和參差的岩壁一段明一段暗；駱駝刺隨地叢生無章法；竟有一棵粗大老胡楊樹，在少有陽光雨露的谷底，茂盛活着；當駝鈴聲再次傳來，可以確定這裏還是那個河西走廊。

恰傍晚時分，柔和的陽光照得岩壁紅褐灰綠呈古銅，透着存放了很久很久的味道；腳步挪移流盼中，前後左右不時會有金角金頂金壁金邊，在赤銅間鮮亮地閃來閃去，你一道我一道配合着不斷的拐角爭相出場。有那麼一瞬，正奔着光走去的人們忽被晃到，便一起紅光滿面，一起金光燦燦。

有條細峽，是我見過的最具神秘感和挑戰性的「一線天」。沒有台階一直向上，很多地方只能手腳攀爬，兩壁夾峙處須得側身收腹硬擠過去，頭上不時有懸石吊頂搖搖欲墜，越往裏越幽閉，甚至伸手不見五指，靠遠處微光引路。就在盲走到要懷疑人生時，眼前豁然大亮，藍天被框成彎月狀穹頂，金邊銅壁下有塊巨石可踏，便是道家引渡升天的「渡仙峽」了。這一刻大峽谷物哀之美至極。

在峽谷裏走的時候，一路上的背景音樂放着紀錄片《河西走廊》主題曲，魔笛般的都都克附體成大峽谷的輕吟漫訴，真乃天作之絕配，特別蒼涼悠遠特別無故人，也特別應景貼合氛圍—— 一種為已消失的和明知即將消失的美好而感動的氛圍。



◀行人與峽谷一起舞動。 作者攝

大公報人物誌⑰



楊歷樵

楊歷樵是江蘇無錫人，一八九七年出生，一九二〇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一九二七年應胡政之邀請，進入《大公報》，此後為《大公報》奉獻了自己的一生。他主要負責翻譯，兼評時事。徐鑄成曾說，舊中國報界有兩位「翻譯聖手」，一位是原《申報》的伍特公先生，另一位就是《大公報》的楊歷樵先生。

楊歷樵除了負責英文翻譯外，還兼編《國聞周報》，「九一八」之後，開始執筆撰寫有關國際問題的「社評」，打破了「社評」由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包辦的局面。

楊歷樵通曉英、德、俄、日諸種語言，翻譯作品來源廣泛，既有報刊也有學術專著，這反映出他寬廣的閱讀面和深厚的外文修養。將德國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最早翻譯成漢語的就是楊歷樵，他譯作《西方文化發頹》，他還翻譯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作家辛克萊·路易斯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大街》。

楊歷樵曾說，「新聞翻譯工作者所做的這份工作，就好像在開有軌電車。他工作的線路已經被固定的鐵軌限住了，不容他有分寸的軼出，但這項工作並不是不需要經驗和技巧，相反的，他所需要的翻譯和技巧，或許較比一般所想像的來得更為高度。」

楊歷樵性格是謹慎而膽小，為人忠厚平和，但這不妨礙他有這樣的觀察與看法，「我平時常常覺得，我們這文明古國被禮教束縛了幾千年，民族性是太古板了。外國人初到中國，常奇怪中國人面部的表情為什麼這樣呆板。《大公報》一向是自由主義的溫床，但他卻一向帶有一種面孔古板的傳統。」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之後，滬版《大公報》停刊，楊歷樵被遣散，徐鑄成邀請他每月給《文匯報》寫十篇有關國際問題的社評。嗅覺靈敏的胡政之看出來是徐鑄成和楊歷樵所為，專門讓李子寬去詢問楊歷樵：「《文匯報》社論的風格很像《大公報》，你知道是誰寫的嗎？」楊歷樵立刻紅了臉，沒有承認。

徐鑄成在《文匯報》被當局封閉停刊之後，受邀重返《大公報》，做香港版的編輯主任，是楊歷樵的上司。他回憶道，「『論資排輩』，年齡、性格、經驗遠比我高的歷樵兄，不僅泰然工作，而且我有時在他寫的評稿上稍加改動（他寫稿很嚴謹，文字也極好，改動的情況是很少的），他也從不介意。」

楊歷樵作為團長曾率領香港新聞出版界代表團二十二人回內地參加首都的「五一」觀禮，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一九六七年他在香港突發心臟病不幸離世，享年七十歲。徐鑄成評價他說，「以畢生精力獻身中國新聞事業，勤勤懇懇在《大公報》工作了一輩子，不愧是《大公報》的開國功臣。」

楊歷樵對待工作非常認真，梁厚甫回憶說，「進了《大公報》，我的頂頭上司是楊歷樵先生，他和我，真可以說是歡喜冤家。他經常對我說：『你翻的東西，真是給我為難。不能說你有錯，但是並不精確。你的翻譯，如果說不中聽的話，就是浮光掠影，如果改，差不多我要全部改寫，不給你來改，負不起責任。』」他在《大公報》任職期間培養出了大批翻譯人才。

一九四七年金庸應聘《大公報》翻譯時，楊歷樵是主考之一，後來他曾手把手指導金庸翻譯技巧以及調理文字的分寸。

楊歷樵十分贊成杜文思的話——「我們辦報的旨趣，不僅是在政治上要辦成有遠見、有主張，能代表輿論，尤其是經濟方面，要有見地、有特色、是權威、準確地反映情況，指出癥結所在和前途瞻望。」

李春陽

最孤獨的圖書館



善治若水

胡恩威

人人都說它孤獨。可它的孤獨不在戲散之前，而在戲散之後。

阿那亞戲劇節的夜晚，這座圖書館一點也不孤獨。沙灘上搭起「孤獨外劇場」，戲正上演，燈光把海面照得忽明忽暗。人群從四面八方湧來，排隊的、拍照的、大聲講電話的，把那座灰白色的混凝土建築圍得水洩不通。圖書館像一塊被潮水淹沒的礁石，只露出屋頂，其餘都沉在人的聲音裏。那時候你走進去，讀不了幾頁書，因為外面太吵，裏面也坐滿了躲雨似的遊客。熱鬧是熱鬧的，可那不是它的孤獨，那只是它的名氣。

真正屬於這座圖書館的時候，是戲劇節曲終人散之後的冬天。

戲散了，人走了，沙灘上只剩下幾道車轍和幾張被風吹到牆角的海報。冬天海邊的風又硬又長，從海平線一路颳過來，中間沒有東西擋它。你開很久的車，穿過沿海公路，兩邊沒有遊客，沒有攤位，只有灰藍色的海和枯黃的草。到了停車場，空蕩蕩的，一個人影也沒有。你下車，風立刻灌進衣領，你縮着脖子往圖書館走，腳印在沙灘上留下一串，回頭一看，很快就被風抹平了。那個「前往」的過程，才是這座圖書館最孤獨的體驗——你從一個沒有人的地方，走向另一座沒有人的建築。

推門進去，裏面只亮着幾盞小燈。閱覽區的階梯座位空着，朝海的整排旋轉玻璃門關得緊緊的，海在玻璃外面翻滾，聲音悶悶地傳進來。你隨便找個位置坐下，翻開一本書，整個空間只有你翻頁的聲音和海風拍打門框的聲音。董功設計的冥想室更暗，只有兩條三十厘米寬的細縫，冬天的太陽低低地穿過，在牆上投下一道斜斜的光。你坐在那裏，能聽見海浪，卻看不見海，孤獨被壓縮成一個小小的、溫暖的盒子。

建築師董功說過，孤獨是一個取景框。你朝海拍，它就是孤獨的；你回頭看，它背後都是社區。戲劇節的時候，那個框裏擠滿了人。可冬天曲終人散之後，框裏只剩下海、風、沙，和一座安安靜靜的石頭房子。這才是它真正的樣子。圖書館本來就是孤獨的功課，閱讀本來就是一個人面對一本書的事。從前人們來圖書館找信息，如今信息在手機裏隨手可得，圖書館反而只剩下空間、光線，和一個人不得不承受的安靜。冬天沒有人來，反而把這件事還原了。

所以，去這座圖書館最好的時候，不是戲劇節人最多的夜晚，而是戲劇節結束之後，冬天，風很大的日子。你一個人開車過去，穿過空蕩蕩的公路，推開那扇門，坐下來。外面是風，裏面是書，中間是你。那一刻你讀不讀書，孤獨都在那裏。而閱讀不過是承認它，然後一頁一頁地，跟它待在一起。